

沉寂20年后迎来又一个爆发的春天

正在崛起的山东舞蹈



李丽娜

当下,异彩纷呈的舞蹈类节目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般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吸引着大众的眼球。东方卫视的《舞林争霸》、央视一套的《舞出我人生》、湖南卫视的《奇舞飞扬》、央视三套的《舞蹈世界》,还有正在如火如荼热播的浙江卫视的《中国好舞蹈》,使更多的普通观众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舞蹈,同时也被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所震撼和感染,拉近了舞蹈与大众的距离,而作为“艺术之母”的舞蹈终于有了她的一席之地。

山东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革命历史故事的文化大省,富有丰厚的创作之源,在2013年的“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中,以齐鲁文化为支点创作的舞蹈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在当下舞蹈思潮的渲染下,沉寂了近二十年的山东舞蹈以爆发的态势迎来了她的又一个春天。

从文学中再生的山东舞蹈作品

山东不愧号称“齐鲁文化之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学底蕴。古有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其思想被中外教育家、思想家所研究和借鉴;宋代豪放派诗人辛弃疾与婉约派词人李清照,更是在古代诗坛留下了惊人的一瞥,其诗词经世代相传,成为千古绝唱;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给文学界、电影界,乃至舞蹈界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近现代更是有著名的作家,如莫言、杨朔、臧克家、峻青等。山东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宝藏无疑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在文学中再生的山东舞蹈作品有利于弘扬齐鲁文化,也是山东舞蹈创作方向的典型代表,更是山东舞蹈立足于全国的优势所在。

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又能够宣扬齐鲁文化精神的经典作品,是山东舞蹈创作者和表演者的重任,也是寻找好的创作源泉的途径。《水浒传》是以梁山好汉的故事为线索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它把山东人真诚、重意气的豪爽性格写得淋漓尽致,留下了“山东自古出英雄,梁山好汉最著名”的脍炙人口的说法,早期的舞蹈作品《林冲怒》,是由山东歌舞剧院一级编导胡玉平创作的,其创作背景就来源于文学作品《水浒传》中的人物林冲,作品运用三人舞的形势,表达林冲这位大英雄身陷绝境下内心,充满的愤怒之情。道具长棍的运用在当时舞蹈界可谓开拓之举,在四根长棍的巧妙变化、应用下,将林冲被围后的愤怒之情和无可奈何的心态,“以势不屈”的男儿本色表现得一览无余,并一举获得了1984年华东舞蹈比赛一等奖。舞蹈《林冲怒》使山东舞蹈开辟了新的领地,不但使全国观众了解了山东舞蹈,更使全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了齐鲁文化影响下的山东儿女的真性情。当时取材于文学作品的代表性舞蹈作品还有由原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中国第一部交响舞剧《无字碑》,这两部作品代表了山东舞蹈的里程碑。

《林冲怒》、《无字碑》过后,山东舞蹈创作似乎沉寂了近20年,直至二十一世纪,才又迎来了山东舞蹈的曙光,先是由山东艺术学院创作的表现蒲松龄坎坷一生的舞剧《柳泉寻踪》,以及以李清照诗词意境为创作背景的舞蹈诗《天香清照》,推开了山东舞蹈在文学作品中再生的新篇章。随后,青岛市歌舞剧院倾情打造的舞剧《东厢记》,以及以当代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改变的舞



卢鹏 画

剧《红高粱》将山东舞蹈推向了新高峰。

丰厚的齐鲁文化是我们山东舞蹈创作灵感的基础,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资源。可以说,使山东舞蹈从文学出发,再生于文学,是舞蹈创作的灵感之一,也是当下山东舞蹈界继承和宣扬齐鲁文化的一种独特方式。

引以为豪的山东三大秧歌

山东作为齐鲁文明的发祥地,不仅是文化大省,也是民间舞蹈大省。山东地区的民间舞蹈种类繁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山东三大秧歌:海阳秧歌,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山东三大秧歌在历史的长河里历经几百年的传承与衍变,透射出山东人民鲜明而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与精神风貌,承载着齐鲁儿女醇厚而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

山东三大秧歌在各个专业院校中得到了很大重视,并在民间舞教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全国各大舞蹈专业院校用于课堂教学的六大汉族民间舞蹈中,山东三大秧歌就占了一半,这不能不说是山东的重要文化遗产,更是山东舞蹈界的骄傲。

创新的生命来源于继承,老一辈舞蹈家对于山东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山东舞蹈在全国舞蹈界的沉寂期间,山东三大秧歌的传承与发展却始终未停下脚步。2002年由国家一级编导赵宇(现任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主创,以胶州秧歌为创作元素的舞蹈诗《沂蒙风情画》首次亮相,并在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比赛中如一缕春风吹向了全国,为似乎被大家遗忘的山东舞蹈注入了新的生机。海阳秧歌的创始人张荫松教授,为山东民间舞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古稀之年依然坚守在全国各大知名舞蹈院校的教学一线,北京舞蹈学院是张先生的实验教学基地,无论在哪里,张先生都尽心耕耘,以身施教,传承与发展山东海阳秧歌已成为他的使命。张先生用毕生的心血开创了海阳秧歌的新篇章,而山东舞蹈界新生力量的责任就是步其后尘,坚守住这块阵地。

山东的年轻编舞家们不负众望,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傅小青编创,以山东秧歌为创作元素的群舞《又见沂蒙》、《风吹俺的扇》、《喜鹊喳喳喳》、《鼓子

少年》分别在第七届(2003年)、第八届(2006年)“桃李杯”、第十届(2012年)“桃李杯”、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2013年)舞蹈比赛中取得显著成绩。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中由山东艺术学院选送,青年编导刘杨编创的以山东胶州秧歌为素材的《春知沂蒙》和以山东鼓子秧歌为素材的《春梁》广受好评。《春知沂蒙》让观众领略到沂蒙山姑娘不同以往的风情,《春梁》将山东大汉憨厚的性格和大山一样伟岸坚挺的后背诠释得恰到好处。

山东舞蹈中的红色情怀

山东是一个富含革命历史故事的大省,被誉为“两战圣地,红色沂蒙”的沂蒙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这个充满红色记忆的地区又怎能少了红色题材的舞蹈作品?而艺术作品中的爱国情结是最难体现的,也最考验编导的功力。

在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山东艺术学院选送的作品《沂蒙那座——桥》获得了创作二等奖,由青年编导刘忠编创,舞蹈中运用现代女孩与历史对话的形式,用新颖的穿越手法讲述了孟良崮战役中沂蒙六姐妹“火线桥”的真实故事,以现代人的独特视角重温红色历史,重塑了人们心中的胜利之桥。

山东舞蹈中的红色情怀一直都在。早在1996年,由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首演的群舞《儿啊儿》就在全国引起轰动,编导张弋、刘小荷也是山东编舞界重量级的人物。该作品以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中的山东沂蒙老区人民奋不顾身支援前线和红嫂们的乐舞文化一般,不管几代人下去,仍然可以使山东遗留下来的民间舞蹈有根可寻。

近年来山东舞蹈取得了惊人的成长与进步,山东优秀舞蹈作品的不断涌出,使我们真正领略了山东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和文化根基的深厚。老一辈舞蹈家对山东文学及民间民俗的挖掘与开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一代舞蹈工作者应以此为契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一步研究我们山东的文化、历史、民俗,为山东舞蹈界的崛起再创辉煌。

(作者李丽娜系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讲师)

温了沂蒙老区红色故事的同时,又一次宣扬了山东革命老区的英雄壮举,时刻提醒教导我们要不忘历史,缅怀故人,让现代人永远铭记那段艰难感人的岁月往事。

当下的山东舞蹈创作属于厚积薄发,无论是从文学中诞生的山东舞蹈,还是在民间走出的山东舞蹈,或者是承载着革命历史重任的红色山东舞蹈,都离不开继承的脚步。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必经之路。而当下的创新受外来文化干扰的因素太多,创作中往往只看重作品的个性化和新颖程度,而忽略了本根的东西,比如我们为之一骄傲的山东三大秧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创新,把原汁原味的传统性根源丢掉的话,几代下去后到何处去谈继承?民间舞是民间民俗的记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所孕育出的不同风土民情,使民间舞呈现出百花争放的民族特点。山东民间舞蹈同样蕴含了浓厚的乡土民风,在齐鲁文化的滋养下孕育出含蓄、大气、稳重、沉着性格特征和律动风格。笔者认为,对山东本土舞蹈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应采取双向发展。首先,山东民间舞的创作应遵循在继承中发扬的原则,在创作具有时代感、新精神的舞蹈作品的同时,能够万变不离其宗,不忘本土,将地道的山东特性和风格特色在作品中进行延续,能够看到这方土地孕育出的齐鲁儿女的真性情。除此,在创新、发扬新思路的同时还应支持一部分人继续传承具有原汁原味本土特色的山东舞蹈,坚守在传承纯粹的山东民间舞蹈的岗位上,不被当下各种舞蹈思潮所左右和动摇,为山东舞蹈创作的万变守好纯正的阵地,保护好它的唯一性,就像仍然存活在日本、韩国的乐舞文化一般,不管几代人下去,仍然可以使山东遗留下来的民间舞蹈有根可寻。

近年来山东舞蹈取得了惊人的成长与进步,山东优秀舞蹈作品的不断涌出,使我们真正领略了山东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和文化根基的深厚。老一辈舞蹈家对山东文学及民间民俗的挖掘与开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一代舞蹈工作者应以此为契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一步研究我们山东的文化、历史、民俗,为山东舞蹈界的崛起再创辉煌。

(作者李丽娜系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讲师)

“世界视野中的鲁迅”仍有很多未知

王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鲁迅研究不仅在中国是一门显学,在海外同样受到重视,且成果丰厚。6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承办的“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以及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世界视野中的鲁迅”这一中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认为鲁迅研究在今天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鲁迅与世界文学存在多重复杂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梦阳以英国随笔的出现、发展为参照系,认为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

对于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周聚看到了中国左翼文学与美国左翼文学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与美国左翼作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反对将文艺与宣传划等号,强调文艺的独特性以及左翼文学应该深入现实、敢于揭露社会黑暗等问题上,鲁迅与美国著名左翼作家辛克莱具有相通之处,“鲁迅与斯诺、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左翼作家有着密切的来往,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受到了美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中国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许多的美国因素。”

鲁迅思想的新意是学者们关注点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祖华从传统和创新的角度阐述了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科举不第事件。他以《孔乙己》和《白光》为例,认为鲁迅在书写人物时采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和放重拿轻的低调修辞。“与《儒林外史》等传统小说的对比中发现,鲁迅将在艺术上的对读书人生活悲剧的书写深入到对他们的生命终极关怀的书写,从而传达出启蒙与改造国民性的时代意识,产生了悲剧性的审美效果,这种深刻性是以往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

许多学者关注鲁迅研究的现实意义、现代价值。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德发对鲁迅的个性意识进行了当代思考,他认为鲁迅百年前提出的“尊个性而张精神”是人类自身为之不懈奋斗而争取人性健全发展、个性自由解放、精神充盈旺盛、生命充满活力的永恒命题,即使“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看似悖论的命题若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理解好并解决好,那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海内外学者还就鲁迅研究不同方法进行交流。

胶州：百场大戏进村来

凡人义举密集上演
尚德崇善蔚然成风

刘振华

“俺心里不糊涂明镜一般,谁个好谁个孬自有分辨。你走后摆个摊瓜苦无依,全靠着你媳妇子她来把我照看……”4月14日,以“尚德胶州”典型人物——小西庄村姜永芹为原型改编的茂腔小戏《婆媳情》,在三里河街道刘家村文化大院精彩上演,这是胶州百场道德剧目巡演的第58场。

2012年以来,胶州市深入开展“尚德胶州”建设,广泛征集好人好事线索,鼓励人们发现“身边的美”。对典型人物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讲述他们的感人故事。他们还充分考虑群众对传统文艺形式的喜爱,创新方法手段,把道德模范的故事创作成茂腔戏,在城乡巡回演出,为广大群众树立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了的道德标杆。

茂腔是胶州、高密等周边地区独有的地方剧种,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是胶州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被誉为“胶东之花”,代表剧目“四大京”、“八大记”久演不衰,深受群众喜爱。自2012年起,胶州市财政每年安排50万元奖励资金,重点奖励和扶持突出胶州地域特色和人文精神、道德建设等主题的文艺精品。扶持胶州秧歌传承人、茂腔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收徒28人,建立胶州秧歌培训学校10个。开办了胶州茂腔、秧歌艺术班,培养传承人56名。每年组织基层文化骨干培训班50余次,培训基层文化工作骨干1500余人。胶州市还组织专门的创作班子,以道德模范为原型,编排了《失约》、《采访》、《三子争父》和《婆媳情》等多出道德剧目。

在胶东街道斜沟崖村文化大院里,茂腔剧《采访》在精彩上演。这出由该市茂腔剧团精心排练的新剧,是根据当地道德模范、殡仪馆职工团典型事迹改编的,说的是一位入殓师几十年如一日顶住世俗压力默默奉献的故事。村民吴淑香看得直抹泪,“太感人了”。

“戏里演的,许多都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事,看的多了,谁还意思不孝敬老人呢?”大同村支书石书岩说。

戏中的主角,皆是身边的邻居百家、同事亲朋,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普通人,可学可亲又可敬。他们的感人故事触发了胶州人的那颗善心。2012年以来,人口不足百万的胶州市,凡人义举密集上演,尚德崇善蔚然成风。先后有40多人获各级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山东好人”等荣誉称号。建立起近470多人的“最美胶州人”典型库。面对25万巨额奖金不动心的“最美彩票哥”王伟还获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冯长祿 报道

6月28日,茌平县博平镇夕阳红艺术团在表演歌舞,用红色歌曲和革命戏剧庆祝建党93周年。

另一种“拯救”

《戏里戏外》：让人们在欣赏美文的同时，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贾登荣

毋庸讳言,在各种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下,尤其是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今天,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似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也就有了这些年“拯救”传统戏曲的呼声。也许正是基于对传统戏曲的挚爱之情,著名作家刘玉堂先生也加入了“拯救”的行列。不过,他不是举办培训班,也不是通过举办大赛的方式来拯救,而是通过对传统戏曲台词、剧情的解说、点评、铺展、延伸,让人们接受传统戏曲的熏陶,体会传统戏曲的魅力,唤起对传统戏曲的憧憬。应该说,这是另一种“拯救”的方式,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普及戏曲文化的方式。

翻开《戏里戏外》一书,作者所涉猎的剧目,既有曾经家喻户晓的《小放牛》、《刘海砍樵》、《秦香莲》、《西厢记》、《天仙配》、《宋士杰》等,也有流传于某个区域、尤其是作者家乡山东的地方剧目,如《王小赶脚》、《借

亲》、《三拉房》、《铜大缸》、《蓝桥会》、《小姑贤》等。林林总总的剧目,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戏曲文化的确是一座丰富灿烂的宝库,里面蕴藏着我们先辈的智慧与创造,自然而然地涌起了一种自豪的情愫。倘若这些绚丽多彩的艺术,真正有一天消亡了,那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从这个意义讲,拯救传统戏曲,的确到了关键时刻,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倘若再不加以“拯救”,许多地方戏曲都会只逐渐残存于人们的记忆中,或者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摆设。如果戏曲文化真正走到了那种窘境,是我们的羞耻也是民族的悲哀!

当然,《戏里戏外》一书,并不只是剧目的罗列而已。作者的重点,是对传统戏曲的文化内涵进行条缕分析,激发人们的共鸣,实现“拯救”戏曲的目标。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刘玉堂知道,枯燥无味的戏曲理论知识,是达不到“拯救”效果的,只有生动活泼的阐释,才能吸引读者,打动读者。因此,作者对传统戏曲剧目的解

读,没有理论的灌输,全部是作者用自己亲身感悟、体验、理解,来进行循循善诱的讲解。这些介绍,不仅行文简短,而且文笔流畅,让人们在欣赏美文的同时,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同时,为了增强读者对许多已经历过剧目的理解,作者还常常跳出剧情,对这出戏曲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进行介绍,让不熟悉这些剧目的读者,通过这些背景材料,来了解戏曲文化,认知戏曲文化。这样的特点,在“单说《小放牛》”、“继续绵绵《三拉房》”、“徐策为什么要跑城”、“闲话《二进宫》”等文章中都能找到很好的佐证。仔细品读这些文章,你会感受到戏曲的语言美、韵律美、情节美、人性美!

作为一个山东人,作者最钟情的,莫过于这里的方戏曲——吕剧。在《戏里戏外》一书中,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向读者介绍这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品种。他在“《王小赶脚》与吕剧的由来”一文中,对吕剧的产生、来源进行了探究和“寻根”,让人们对这个地方戏曲产生了

浓烈的兴趣;而又通过对《小借年》、《王大保借当》、《借亲》、《井台会》、《姊妹易嫁》等大量吕剧的介绍,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地方戏曲剧目的多姿多彩。

读罢《戏里戏外》,不但让人重温了许多传统剧目,而且让人接受了传统艺术的知识浸润,真切认识到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有了走进剧场,观赏久违的戏曲的欲望。这样的感受,相信其他认真读过此书的书友们也会有这样的共鸣。看来,作者“拯救”戏曲文化的这颗赤子之心,一定会唤起更多人对戏曲文化的关注。而关注的结果,也许就有大量年轻人开始对传统的戏曲艺术来加以欣赏、传承,从而让中国的传统艺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先生的另一种“拯救”戏曲文化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作者贾登荣系四川省著名作家。《戏里戏外》,山东省著名作家刘玉堂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